行己

劉公曰某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胡瑗沉吟良久曰誠之一字處禍處福無非安樂公曰此便是安樂法也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某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子試觸類求之直是無窮某以此杜門不與時事極快活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某不得定也

公曰有盛待制者名濤嘗有一語可取云士大夫行已正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其人雖無狀當日開此一談却有可取某每爲人言之

公又曰學者直是知理會取根本始得其他末節都閑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不知根本後凡所見聞都奔向那裏去也若知根本行住坐卧無處不畏中立以謂如何胡珵曰楊先生常愛說一箇仁字其道甚大公曰大都根本只是箇誠仁在其中矣譬如造酒須下得脚是始得脚是方論美惡下脚不是終不成酒人若不知根本雖勤無補性明試以老夫鄙言思之須得箇道理去子試思之有無窮之味某從學溫公時亦只得這箇言語這便是精要處也已上出南都道護錄

眞廟出喜雨詩示二府聚看於上前王文正公袖歸因諭同列曰上詩有字誤寫莫進入改却王冀公曰此亦無害欽若退陰有奏陳翌日上詣公曰昨日朕詩有誤寫字卿等皆見何不奏來公再拜稱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馬知節不拜具言公欲奏白而欽若沮之又王某略不自辨眞宰相器也上顧公笑而撫諭之

有卜者上封事語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

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　上曰此人狂妄
果臣僚與之遊從盡可付御史獄按罪公得之以歸
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人筭命選日
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記往年亦曾令推步當生
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
罪　上曰此皆已發露公曰豈可臣自有之而幸
於未發惟罪衆人也　上曰卿意如何對曰臣不
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　上乃解公至政府即
時焚去繼有大臣乞行根治欲因而擠人　上令
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尋焚去矣
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公之弟兵部因持以呈公公曰
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以命可
得自見公曰王亦石也得不重乎曰負重而使觀者
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閒不稱此物亟遂之故平生所
服止於賜帶
韓魏公曰君子當先處已至於義足然後委之以命可
以無悔
人能平得有已之心則爲賢人矣人人莫不能道之及
行事大爲難事常令着意於此勿以爲易也
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
公爲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
使人見

吾閱人多矣久而不變是爲難
寡慾則事簡識理則事無礙
公元勲盛德如此聞人一善則曰某不及
君子循理而動靜以處之禍福之來非所惑也
君子能扶人之危賙人之急固是美事能不自談益善
矣
處已以難處人以易則無往而不服
君子業履須當精微放過一事便爲小人所窺也
公之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利名節難保
凡人語其所不平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
說至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
事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佳
流無不往者公於其間雖最年少獨未嘗往焉李數
召公而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
名耳然公處不失和李莫得致怨同時諸公莫不被
凌謔而獨未嘗侵公也公曰以誠待之耳已上出名賢遺範錄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
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爲白
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授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
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
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曰而父

有神術昔之死也以
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出東軒筆錄
公曰君子言欲孫而行
侮孔子曰吾執御乎又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此雖遜何傷也若言媚竈則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蓋恐傷乎行不得不厲爾後世君子言之不孫者多
矣於行則未嘗嚴也
問人之治身何者為先人之所戒何者為急公言易曰
閑邪存其誠孔子曰思無邪則是人之治身以誠為
本而所戒者以邪為急蓋正心誠意而行乎正則動
容舉措無非正也正之氣充于四體發于面目可以

望而知其為正人也苟不正心誠意而存乎邪則
容動作亦皆不正充于四體發于面目可以
其為邪人也至於國之興亡亦以正與不正呪乎
乎出節孝先生語錄

胡文恭公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餘年
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
無為造物者所嗤世以為名言出洽水燕談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六耕者入壞塚所
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
寶玩每閒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
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

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歎服公寬厚不已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魏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踈訐時優人以儒爲戲易敦然謂黥卒敢如此詬詈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殘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重（並出韓王別錄）魏鄒公浩雖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爲常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唯韓不顧凝如平時徐言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人謂其家學蓋魏公之後

一切世間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遍冠昏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

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何也未說口不臧否人也未

說先自治而後人也秖是自治爲急常恐自家身心
錯了念念在此何暇管他別人夫子曰夫我則不暇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爲君而言也非
爲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爲父而言也
非爲子者所以責其父出無謂之言行不必爲之事不如其已
以簡傲爲高以諂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關茸爲寬
大眷失之矣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已上出晁氏客語
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司宮鑰長子經監江軍修
謁方人客次聞衆賓聚首言道卿被罪葉揖而問得
不信乎出和氏談選
報耶賓曰傳聞耳曰葉道卿乃某之家君以祖母老
求便實無過衆賓負赧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
妄談是非昔人有言客次與茶酒肆中最宜謹默可
爲太廟齋郎祕自陳願閣此恩以待兄有嫡孫日推
授朝廷嘉而許之祕爲太學生有聲名而孝悌廉退
給事中徐禧殁於王事朝廷錄其子弟十餘人以弟祕
之行又如此
長安隱士曰高紘有古人絶行慶曆中召至京師朝廷
欲命以官固辭歸山特賜安素處士家貧妻子寒
餒終不以困故受卿人財閉門讀書而已並出雜錄文

李文正嘗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如子尚何求名惟在養其高致爾薦以此言如佩韋弦也

出師友談紀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一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二

行已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譬如人食前方文使向人前嚥食菜羹知去屋裏嚥也

或問呂與叔問常患患忿慮紛擾程夫子荅以心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

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
正謂此耳
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
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忘立則有根
本譬如植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
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李泌不娶妻食肉見他已甚必不能久亦自無此理如
今只是學箇依本分
今人有明知此事義理有不可尚吝惜不肯捨去只是
不勇與月攘一鷄何異天下之達道三智仁勇如斯
而已
有所偏且克將去尚恐不恰好不須慮恐過甚曾本此
下註云矯揉就中之謂也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
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
有此氣象方好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或曰矜夸爲害最大先生曰舜傳位與禹是大小大事
只稱此不矜不伐若無矜伐更有甚事人有已便有
夸心立已與物幾時到得與天爲一處須是克已纔
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已之私則見理矣曰

獨處時未必有此心多是見人後如此曰子路衣敝
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許大子路孔子却只稱
其如此只爲他心下無事此等事打疊過不怕此心
因事出來正好着工夫不見可欲却無下工夫處曰
有人未必有所得却能守本分何也曰亦有之人之
病不一此是賢底病人却別有病處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耶
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
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之顏色悗澤筋力強盛一旦
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
云友矣 已下出上蔡語錄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
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
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
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謹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
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醯以與人是
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爲直
以所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學者必欲
進德則行已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
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喪之問之類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洪毅人須能洪然後有容因言陳

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忠信乃爲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
以進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章郇公在私第子第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是公事
明早來待馮院理會若是松事即於堂前夫人處稟
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爲怪
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弟虞部
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
陷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作搯撼
不動 已上出龜山語錄
孫文懿公眉州魚地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
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
幾文懿以第三及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
公恐甚忘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
又公嘗聚徒榮州貧甚得束脩之物持歸爲一村鎮
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川絹綱至見
公愧懼公慰藉之黃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謝
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
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下志每語

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爲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爲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爲恨耶某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爲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潞公謂義問曰　仁宗朝先參政爲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亦罷相判許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

仁宗用某言起參　州尋至大用與某同政相知爲深義問聞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公門下後潞公爲平章重事薦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荊南烏乎潞公之德度絕人蓋如此

溫公入相元祐薦劉器之爲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閒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言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范忠宣公帥慶陽時爲總管种詁無故訟於朝　上遣御史按治詁停任公亦詣帥至公爲樞密副使詁尚停任復薦爲永興[illegible]路鈐轄又薦知隰州公[illegible]自

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某不肖爲其子孫所
訟寧論事之曲直哉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也
田畫者它承君陽翟人故樞密宣簡公姪也其人物雄
偉議論慷慨俱有前輩之風鄒浩志全者教授潁川
與承君遊相樂也浩性懦因得承君故遇事輒自激
勵元符間承君立京城門一日報上召志全承
君爲之喜又日報志全賜對承君益喜監門法不
許出志全亦不來久之志全除言官承君始望志全
矣志全遺客見承君以測其意客問承君近讀何書
承君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
泣染絲之句爲鄒志全發也客言於志全志全折簡
謝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承君曰斯人尚有所畏未
可絕也取告見之問志全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
今君爲何官志全愧謝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
聲色獨於某若相喜者今天下事故不勝言意欲使
上益相信而後言貴可有益也承君許之既而
朋黨之禍大起時事日變更承君謝病歸陽翟田全
一日報廢皇后孟氏立劉氏爲皇后承君語
諸子曰志全不言可以絕交矣又一日志全以書約
承君會潁昌中塗承君喜甚亟往志全具言諫廢立
皇后時某之言戇矣上初不怒也某因奏曰臣
即死不復望清光矣下殿拜辭以去至殿門望

上猶未興凝然若有所思也明日某得罪志全承君相留三日臨別志全出涕承君正色責曰使志全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志全蒞然自失歎息曰君之贈我皇矣乃別去建中靖國初承君入爲大宗丞宰相曾布欲收置門下不能屈除提舉常平亦辭請知淮陽軍以去吏民畏愛之歲大疫承君日自挾醫戶問病者藥之良勤一日小疾不出正晝一軍之人盡見承君擁騎從騰空而去就問之死矣或曰爲淮陽土神云

范魯公誡子孫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道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曠放曠放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兇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謹樞機災危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怒從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性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激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

古人疾蘧蒢與戚施舉世重任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刑制所以馬援書勤勤告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恭惟祖宗所用宰輔皆忠厚篤實之士獨魯公爲之稱首余讀國史得其詩錄以爲子孫戒已上出郡氏聞見前錄

予見司馬文正公親書一帖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公兄欲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若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後公以誠學授劉器之曰自不謾語入東坡書公神道之石亦曰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字誠曰一云

張堯封從孫明復先生學於南京其女子常執事左右堯封死入禁中爲貴妃寵遇第一數遣使致禮于明復明復閉門拒之終身並出邵氏聞見後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二

行已

龜山先生教黃用和鍰云富鄭公言士大夫須有崇氣象所謂崇深豈非欲自尊大而使之不可測耶崇則尊嚴深則不淺露黃以為深中其病

富文忠公少日有詰者如不聞或問曰恐罵他人曰公名云富其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許少伊語林季仲大凡做事着力不在面皮上已上出聖賓錄

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寬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暴仁恩溫良者戒於無斷沉靜安舒者戒於後

時廣心活大者戒於遺亡右康衡所上疏元城先生嘗稱之曰君子不以言取人不以人廢言故言之可取者君子不廢之此語亦可以爲座右銘 出東子錄 眞

人有忿爭者和靖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一不謹 出涪陵記善錄

君子小人並生於世其好榮惡辱之心則同縉紳謂七道爲可羞者將以名節勝之耳學問所以求爲名節而文章者所以飾之之具也棄名節而竊學問文章之稱是猶立糞土爲墻屋以丹堊飾之而遊居寢其下其不爲覆壓則幸而已矣

君子立身自有本末使福可爲而禍可去猶不必以就況命本於天決非人力所能增損而相時射利者自以爲計得豈非惑歟吾見其徒爲此紛紛也 出龍溪文集

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

無瑕之王可以爲國器孝悌之子可以爲家瑞

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和以處衆寬以按下恕以待人君子也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多言則背道多慾則傷生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好勝者必敗貪榮者必辱

知足則樂務貪則憂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
不護人短不周人急非仁義也
心不清則無以免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為謂之自賊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
為善不如捨惡救過不如省非
勉強為善勝於因循為惡
責人者不全交自怨者不改過
自滿者敗自矜者愚自賊者忍
寡言省謗寡怒保身
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蹶行險途者畏而謹故徐
步則不跌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憂患養生之
本可不省諸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斤斧
以衆資己者心逸而事濟以己禦衆者心勞而怨聚
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弟兄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
皆敵國
為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及為惡如乘
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
善惡報緩者非天網踈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
薄於所親而責人重者不可與言交好名欲速者不可

與共謀貪而喜詐者不可與同利害忍而好勝者不
可與同逸樂
爲已重者不仁好廣積者不義足恭者無禮會多者無
智
功名官爵貨財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或問之曰
欲可去乎曰不可飢者欲食寒者欲衣無後者欲子
孫是甘於自殺也然知足而不貪知節而不淫無沾
名之心而不求功亦庶幾乎欲可窒也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以
接物不嚴不可以馭下
壽夭在天安危在人知天理者夭或可壽忽人事者雖

去病則正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效欲齊家則
正身身端則家可理端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非
一朝一夕之事也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策奉君
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怒已之心
怒人則全交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
猶以善自衛者良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器滿則溢人滿則喪

行四通八達之衢者不迷思大公至正之道者不惑
蠻夷不可以力勝而可以信服鬼神不可以詐欺而可
以誠達況涉世與人爲徒者誠信其可捨諸
歲月已往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見在者不可失爲
善則善應爲惡則惡報成名滅身惟自取如何耳
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
有限之器投之則滿盈則溢太虛之空物物自容靜躁
寬猛視量如何耳
蓋棺始能定士之賢愚臨事始能見人之操守
猛虎能食人不幸而遇之必疾走以避小人能媚人人
喜與之親不幸而同利害必巧爲中傷

內不欺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君必
忠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
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不
欺人人其欺我乎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己於富貴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由行草莽中荊棘之在
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荊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方
寸不勞而怨可釋
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人者毒於虎狼言不可
不謹術不可不謹也

誠無悔恕無怨和無忍無辱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爲
君子 已上出省心雜言
人欲常和豫快適莫若使胷中秋毫無所慊孟子言仰
不愧天俯不怍人爲一樂此非躬履之無以知聖賢
之言爲不妄也吾少從陜州一老先生樂君嘉問學
樂君好舉東漢延篤書語人曰篤云吾昧爽梳掠坐
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姬旦之典覽
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遥內階誦詠南軒百家衆氏投
閒而作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
之有軀其所以然者乃自於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階
於不忠爲人子不階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自
謂有得於篤者今士大夫出入憂患之域艱難百
罹未嘗獲伸眉一笑其間雖或出於非意然推其故
非得罪於君親則必不能無愧上下之交苟免此四
者未有不休休然者
趙康靖公緊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
同爲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誘康靖密申辨理
至於納平生誥勅以保之文忠不知也中歲嘗置黃
黑二豆於几按間且自數之每與一善念爲一善事
則投一黃豆於別器內每與一不善念爲一不善事
則投一黑豆於別器暮發視之後黑豆漸少久之皆

[illegible]南京二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人強於爲善
[illegible]任造次之間每自防檢此與趙清獻公焚夜香日
[illegible]之事於上帝同也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爲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
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
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然人亦
安能全觀有偏勝亦視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
可不養氣能不可不學學術不可不正材能不可不
勉苟皆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
房喬裴度優於德量宋景張九齡優於氣節魏鄭公
[illegible]贊優於學術姚崇李德裕優於材能姚崇弊於[illegible]

數李德裕溺於愛憎則所勝者爲之累也汝曹方讀
唐書當以是類求則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
足多講徒亂人意爾 [illegible]上出石林避暑錄
一士夫遠自江浙携家入廣赴調且以貧爲累焦焦然
見於顏色因謂之曰貧不足爲公累心爲公累耳若
公不入仕又何以處隨分節約老幼均之自可無累
若恣口腹欲快意但恐私慾橫生無時可足貪冒無
恥禍必及之回視節約之樂如在天上請公先與此
心斷之便自無累
爲善而好名乃是大患若能涵養消除其好名之心方
是爲善耳不然則有作輟矣

或問不幸與小人處如何先生曰常自點檢

或問人有謗已辯之則愈謗不辯則有所不甘當如何曰無愧此心足矣辯之固不足不甘只是所養未至

或問先生幼年處學舍正當苦寒衣衾不備終夜看書不已每至達旦鄉里富人或以衣物見惠力辭不受或不得已受之乃以與同舍之貧者豈無情耶先生曰士處貧困正是用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必生廉恥盡喪工夫安在孟子曰士尚志志之所在豈可為貧困奪了於此時下得工夫則器局漸漸涵養覺大死生禍福窮達得喪便可無間斷我豈矯情者耶此士所合為者（已上出橫浦語錄）

為善者常受福為利者常受禍心安為福心勞為禍

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歟

窮達繫道之興廢不為己之貴賤故有道之士處窮而不悶

范文正公歸姑蘇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以為太過公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敢不盡禮乎前輩長厚大抵如此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示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癘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謹其獨

富鄭公年八十大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在公尚然況他人乎

喜逆已之言則怨消於冥冥測

士大夫以氣爲主氣一不振則阿諂苟容無不爲矣 出横浦日新

涖官

左丞高防在蔡州日部民王乂爲賊所劫捕得其黨五人繫獄窮理贓伏已具錄事參軍司徒達判官盧紘據案請加極典防疑其不實取贓閱之因召王乂問曰籍家所失衫袴是一端布邪乂曰然防令校其幅尺皆廣狹不同又疎密差異賊乃稱冤防曰何故伏罪賊已不任搖楚蓋自誣以求速死耳居數日獲其本賊紘達叩頭請罪防皆不奏得活者欲詣閤訟防之功許紘達之罪防遽令止絶爲製衫帽具酒食論而遣之 出朝名 太和

武節使行德遷[illegible]戶西京留守時官禁鹽入城犯者
法至死[illegible]賞錢十萬洛陽縣民家嫗持菜入城
中賣有桑門從嫗買少償其直取菜反覆顧視不買
而去嫗既不售持入城門抱關者搜筥中得鹽擒以
詣府行德詰嫗嫗言桑門嘗買菜顧視良久而去即
令捕桑門具伏與抱關吏相結以鹽誣嫗欲希其賞
行德釋嫗治桑門及抱關吏數輩人皆畏之若神明
都下清肅

沈恭惠公倫建隆三年遷給事中賜金紫爲陝西轉運
使乾德中蜀平以倫爲計度制度使先是大將軍王
全斌崔彥進等入成都也皆厚掊斂民家玉帛子女
洎倫至獨居佛寺蔬食而已及受代歸關篋中唯[illegible]
書數卷　太祖廉知之故貶全斌等擢倫爲戶部
侍郎樞密副使並出太宗朝名臣傳

柳開仲塗　太宗特擢爲右贊善大夫及征河[illegible]命
從駕督楚泗八州運糧會盜起常潤選知常州至則
遣人招諭群盜設計擒之賊懼悉來歸因出私錢爲
賞解衣賜賊帥置之左右或曰寇不可近開曰彼失
所則盜得其所乃吾民也始懼死而我親愛之出其
望也以赤心感之彼必盡歸我矣不半歲境內悉寧
命知環州是州與吐蕃接境州人與蕃中貿易悉自
制衡量增減其直以與之或戎人有訟官司又不之

理以故戎境多怨開至一其價直民欺戎人者罪之
部落翕然歸向未幾移邠州時調民輦送趣環慶歲
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而轉運使復督後運民數千
人詣州號訴且曰力不逮願就死矣開亟貽書轉運
使曰開近離環州知芻糧計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
陳諫議省華累遞京兆櫟陽令縣之鄭白渠為鄰邑強
族阿據民久不得訴省華以理辨之盡去壅遏之弊
永利均及衆頗賴之又民有累世不葬其先省華以
而論之貧無以具者給貲為助至道初姑蘇水災一
饑亟召省華拜祠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至
流民數千户殍者悉瘞埋之詔書褒美
趙昌言復知天雄軍府臨大河豪民有時匆妄者將
厚利誘一姦人使穴其隄防歲仍決溢昌言廉知之
一日隄吏告急徑取豪家奢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為
姦利者會秋霖河溢逼城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足
千索禁卒以佐其役師人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
將墊入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者
斬士衆股慄就役不淹辰而城備　太宗嘉之召
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王刑部濟為漳州龍溪主簿時福建諸郡輸鶴翎為箭

羽既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尤急民甚苦之濟輒
以便宜論部民用鵝翎代之因附驛奏裁詔可其請
施行旁郡民咸便之蜀歲旱兩縣有陂塘數百頃先
爲大姓輪課而專其利濟悉取之引水以溉民田自
是無慈亢之患汀州以銀治事爭訟踰十年不盡凡
連逮數百人繫獄轉運使命濟鞫之纔七日盡得其
情從坐者數人而已
邵諫議曄知逢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
悍率不曉理道部民李助十三人被誣爲劫盜悉實
于死曄察其枉不書牘白全願劾其實全不聽乃取
二人棄市餘減死械送關下翌日果獲正盜全、
籍爲民曄代還引對
深可奬也面賜緋魚錢五萬命有司以全事戒諭天
下授曄光祿寺丞使廣南採訪刑獄後知廣州城濱
海每蕃舶及岸常若颶風曄鑿內壕通舟颶不爲害
及遇疾吏民蕃賈詣佛寺設會以禱之其卒也多麗
泣焉
李剌史繼昌性謹厚所至以寬柔爲治衆頗懷之任峽
路日與上官正聯職正嚴忍好殺嘗有賊當護送蜀
糧地遠後時而至正令曳出斬之繼昌徐爲慰解卒
代爲其當死救護而免者頗衆
馬正惠公知鄧州秦州其州嘗貢羌首之支屬二十輩

殆踰二紀知節曰羌亦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之蕃落感其惠訖受代無犯塞者時小泉銀監院并久不發而歲課弗除主吏沒家產備償猶未盡知節三奏始得請蠲之仍許以日收爲額會知益州宋大初與鈐轄楊懷忠不協以知節諳其習俗乃授西上閤門使知益州兼本路轉運自乾德平蜀後歲貢羅綺動逾萬計籍里比補牙校部舟運歷三峽而下沉覆殆半破產不能償州民深以爲患知節請擇廷臣省吏二十八凡舟二十艘爲一綱以二人主之三載一代而較其課自是鮮敗事者蜀人賴焉

王侍中嗣宗知邠州郡城東有廟曰靈應公旁有山穴群狐處焉妖巫挾之爲人禍福風俗尤信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家語言爲之諱狐嗣宗燻而逐之盡塞其穴淫祀遂息紀上出與銀名臣傳

李集賢行簡在蜀時富氏陳子美者繼母詐爲父書逐出之累訴不得直轉運檄行簡劾正其事及代還子美乃遺以黃金五百兩行簡怒不納感泣而去

王文穆公欽若遷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上疏請盡蠲天下宿負以廣恩澤乃自乾德至咸平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

李允則知潭州兼管幹湖南路巡撿兵甲公事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絹又屋每間輸絹丈三尺

謂之屋稅絹又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
稅允則一切除之又民輸茶初以九斤為大斤後益
至三十五斤允則請以十三斤半為定制又度湖湘
山田可以蒔禾而民惰不墾耤乃下令月所給馬芻
皆輸本色由是山田悉墾之會湖南饑欲發官廩先
賑之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
饑者無之六不聽明年又饑復欲先賑之轉運使又
執不可允則乃願以家貲為質由是全活者數萬人
馬忠肅公亮以殿中丞通判常州時吏有亡失官物械
繫妻子至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誶自償所負
不踰月而盡愉之擢知濮州徙福建轉運同提點刑
獄時初置提點刑獄亮至部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十
人亮為西川轉運使時諸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
所負課州繫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凡
除所逋二百餘萬代還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
為鄉人共謀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
夫能為民去害而反坐以死豈法意邪乃批具案悉
貸之
寇密學瑊權知開封府戚里有毆妻更赦事發者
太后怒曰夫妻以義合柰何毆以致[illegible]邵瑊對曰傷
居限外事在赦前既付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
李龍圖紘知磁州部有宋平者參知政事陳堯佐妻黨

也貪橫不法紓首按其姦贓而竄逐之部中為之肅然

陳刑部貫知衛州徙涇州州人以嚴見憚雖簿書鞫庫賦租出入莫不親檢察之嘗謂其僚屬曰僅視官物如己物容有姦乎擢利州路轉運使屬歲饑出所得職田粟盡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餘貝皆發已上出宗朝名臣傳仁

治官

李給事賀為江淮制置發運使東南歲漕米京師置軍將大將隸發運司部糧而江南多物產利於商販常賂三司吏以求善地以故不能均而貧者多盜官糧賀乃籍諸州所出物厚薄為三等較其功過下州預定當運之地於是人知賞罰而絕干求之敝是歲增漕米一百七十萬路民耕田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又海旁支渠堙塞廢民耕田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領塘事役石築堤凌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得自占者二萬六千家歲出苗租三十萬塘成特遷刑

部郎中

宋宣獻公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而稽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軍請諸路選人覈校之限半月以聞於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所除數百萬

燕禮部肅權審刑院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讞而多以不應奏得罪故州郡不敢上讞而寃獄常多肅建請諸獄疑皆聽讞讞而不當者官吏皆不坐自是全活者甚衆

王忠穆公鬷徙蘇州還為三司鹽鐵副使龍圖閣待制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時季良方貴用事有司莫敢忤其意鬷獨執不可曰與民競利非國體也他日上[illegible]之曰官市交引賴卿力言罷之甚善知益州會[illegible]有夜焚營脅宣抄為亂者鬷潛遣兵環其營下令[illegible]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令軍校[illegible]卒得十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其為政不[illegible]不為苛察蜀人愛之

司馬待制池歷睦州建德益州郫縣尉蜀人妄言戍兵叛又傳蠻人將入寇富室急瘞金[illegible]逃山谷間縣令閭丘夢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稱疾不出池[illegible]縣事上元乃張燈作樂縱民游觀凡三夕民[illegible]遂安調州防禦判官知光州光山縣頃之大內火詔諸州[illegible]

竹木州符期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illegible]
非三日可至乃更與民自爲期日過期不輸者罪一
時盛度謫守光州聞之怒甚既而光山民輸竹爲
縣先度喜薦於朝

范給事諷通判淄州是歲春大旱六月始民乏種食諷
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之諷曰令無與也
即貸以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

姚龍圖仲孫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及第爲許州司理參
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嘗
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怨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傅以
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保非盜也邪然亦不敢
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者嗣宗方喜曰審獄當如是
也再調邛州軍事推官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
按疑獄而全活者數十人

韓文忠公億知洋州里豪李甲者兄死迫嫁其嫂因誣
其子爲他姓以專其貲嫂歷訴於官甲輒賂吏使掠
服之積十餘年其訴不已億爲索舊牘視之獨未嘗
引乳醫爲證　日盡召其黨出乳醫示之衆亡以爲
辭冤遂辨

呂文靖公夷簡通判通濠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
田器有筭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
筭爲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大中祥符初大建宮觀京

師南方伐材木有司責期會日至有死者則以為亡命
捕繫其妻子乃上疏請緩其程後又方冬永涸民苦
於挽運宜須河流通易以兵卒送之他日　真宗
謂曰觀卿所奏知有愛民憂國之心
陳文惠公堯佐就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降通判潮州
韓吏部初堂於是人率以知學時張氏子年十六與
甚毋濯於惡溪為鱷魚所噬堯佐以為昔韓愈惡鱷
之害以文投谿中而鱷為遠去今後害人不可不除
俞刑部獻卿補壽州安豐縣尉有僧積施財甚厚其徒
使捕得更為文鳴鼓於市而戮之
幾而瘞之已而告縣曰師出遊矣獻卿揣其有姦巨
吾與師善不告而去何也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
瘞尸一縣大驚
王待制質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
年乃敢與文人抗邪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
嘗以病告居一日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餘
人吾以衙參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
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嘆
然大驚為減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還判尚書刑部
南蕃出知蔡州人歲時祠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
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為更立狄仁傑李勣像而祠之

蔡人號雙廟云嘗權知荊南有媪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亡姑嫁既窮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顧若夫耶因取家人衣以衣媪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

李太傅若谷知常州宜興縣縣歲市湖洑茶數十萬斤舊以稅錢多數為差等初吏不置籍得以高下其數若谷因為籍以揭示之吏遂不能欺出知荊南府王蒙正為駐泊都監倚　章獻太后姻故多不法若谷屢繩之監司佑蒙正奏徙若谷知潭州時有盜上下洞庭間邀劫舟船殺人即投湖中沒其尸及捕獲多蒙讞得減死然配他州既而復逃歸為患滋甚若谷潛使人禽致之條前後殺人狀磔于市繇是湖中盜息

鄭文肅公戩又徙永興軍建言凡軍中所須願下有司相度緩急折為三等非急者一切罷之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為言歲減二十餘萬又罷括糴之法勸邊民積粟

張文孝公觀徙潭州河嚙孫陳埽又壞浮橋州人大恐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大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以增築之隄成水亦退徙鄆州兼西路安撫使舊法京東止通安邑鹽而瀕海之地禁私煮觀

上言民之犯法者雖日殺于市恐不能止也請弛其
禁以便民歲免黥鈐者不可勝計
夏文莊公竦徙壽州歷安洪二州洪州俗尚巫病者輒
屏去親愛其醫藥飲食一聽於神以故餓渴死者不
可勝計竦索部中凡得千九百餘家毀其淫祠朝廷
即刑部簡知袁州分宜縣徙知寶州縣吏死子幼贅壻
偽券取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因訟于朝下簡劾
治簡示以舊案曰此爾婦翁書邪曰然又取偽券示
之弗類也贅壻遂伏罪
龍圖洙知河南府伊陽縣民有女幼孤而冒賀氏產
人證其非是而籍之後鄉人死女訴復請所籍產
久不能決洙問若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
年賀死四妻劉為户詰之曰若五年始生安得賀姓
子女遂
杜正獻公衍又徙永興時西邊用兵民勞於調發至
破產不能給衍為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
近覓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而車牛芻秣宿食來往
比他州省費十六七轉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集賢殿大學士每內降與恩澤者積十數而納
上前
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衍封還內
降邪有求恩澤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

封還也由是僥倖寢不說

吳正肅公育徙蔡州詔保伍法以檢制盜賊是時京師
謹言妖人數千在蔡州詔遣中使名捕者十人至則
請以巡檢兵趨確山索之育謂曰使者欲得妖人還
報耶請留勿往此特鄉民依浮圖法相聚耳可走一
介召之則立至今以兵往人心驚疑柰何中使以為
然頃之召十數人者果至械送闕下皆以無罪得釋
而告者遂伏辜

陳恭公執中在中書八年不遷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無
及門者

劉觀文沆出知衡州大姓尹氏者欲買鄰人田莫能得
鄰人老而孤幼乃偽為買券及鄰人死遂其子二十
年不得直沆至子又出訴尹氏持積歲所收戶抄為
驗沆曰若田千頃戶抄豈特收于此乎又問其始為
券時嘗問他鄰乎其人固多在尹氏不能對遂伏

周諫議湛通判戎州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巫以
飲食徃徃不得愈湛嚴禁俗之習為巫者又刻方書
於石自是人始用醫藥病者更得活以太常博士通
判荊南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虔州提點廣南東路
刑獄初江湖之民略良人鬻嶺外為奴婢湛至聽其
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鄉

曹龍圖頡叔通判儀州除夔州路轉運判官夔峽人有

疾者不事醫藥而專祈神頴叔移所部悉禁淫祠奏以方書頒之為陝西都轉運使兩川和買絹以給陝西軍衣而遠人苦於斂重頴叔請歲出本路緡錢五十萬坐庫收市之遂紓兩川之患

魏吏部瓘知潭州衡山縣衡祠旁舊禁民采伐而寺僧倚中貴人輒犯禁無敢問瓘捕送于州州將依違不為決而瓘抗議不已卒抵以罪歷通判壽州知隨安州徙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嶲峒婦人緣逋責沒邕州為庸使者二千餘人悉還之劉鋹時舟船皆計口有稅而雷化欽廉高五州獨未除瓘為除其稅

巴孝肅公拯出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拯立朝綱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府吏坐門先收訟牒謂之牌司拯即命大開衙門使徑至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已上出仁宗朝名臣傳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五

涖官

胡文恭公宿為眞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舟活數千人以狀士遂薦召試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既去而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

蔡端明襄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宰相梁適罷其職除他官襄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皆輒封還之

仁宗嘉其守命賜其母以冠帔

韓忠獻公琦益州歲饑為兩路體量安撫使異時有司
督責賦役煩急收市上供物不以其直琦為輕減蠲
除之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數百人活饑民以百餘
萬琦少有大志天下想聞其風采識量宏偉臨事不
見憂喜之色　仁宗方選用大臣以理天下之務
至琦因得選勑群司使奉法循理
為多卒之天下晏然百姓遂寧刑罰最止衣食滋殖
琦之力也後之論賢相必稽焉蓋其所自立凜乎有

六臣之風矣

王光祖宰知常州宜興縣臨湖民歲訴水多幸免罕召
父老列其田高下為圖明年以訴狀親往視之曰某
戶輸可免某戶不可免衆皆服范仲淹知潤州奏罕
均田法下諸路西方用兵三司仍年科箭羽下東南
諸州調發若星火其直踊貴富家蓄羽以待價罕白
州盡括所有倍時直而官市之乃令民輸直一路問
之皆詣轉運使願得如常州法

李光祿孝基所治郡邑雖甚劇至午即却掃隱几庭無
人跡有問其術者曰吾治無他省事而已

曾宣靖公公亮知越州會稽縣民開田鑑湖旁湖溢常

害田公亮即貴溪江隄疏爲斗門泄湖水入江田以
不病民至今賴之
王紿事舉元知明州鄞縣有治聲徙知潮州江水壞隄
益來聞切疑一郡大恐舉元夜召里豪計議明旦悉
會之然後沿隄而水患亦息居久之擢京東轉運使
先是罪人流沙門島者衆守吏取其財物往往陰殺
之沙門死舉元奏請舉官監護而立賞罰禁專殺者
自是多所全活
李尚書允知鄧州有富人榜僕至死係頸投井中而
自經爲解者允曰投井故不自經豈復能生
然吏有受財者故使不承爾已而案吏果然

朱少監壽隆知彭州九龍縣吏告一家十人以火死壽
隆曰豈有一家無一人脫者此必有姦逾月獲果乃
殺其人而縱火爾
歐陽文忠公脩秉政時 英宗以疾未親政事 慈
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
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抗是非力爭甚
諫官至政事堂論事雖非已出同列未及啓口而脩
已直前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祈請前
此執政多辨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之曰某
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 英宗嘗
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

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 已上出神宗朝名臣傳

程修撰師孟知吉州吉水縣以戢吏聞累遷提點夔州路刑獄夷數犯渝州邊而提點刑獄司故治萬州有警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治渝州夷不敢復為患屬郡無常平倉師孟請置之歲大饑發轉運倉奏不待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待報至民斃矣趣發之徙河東路麟州保德岢嵐火山軍寧化軍故無常平粟邊民饑則竄境外師孟奏出度牒募民入粟置倉以備荒政亞汾晉與諸州山谷水可灌田者悉相其地釃為渠除三司度支判官居一歲自祠部郎中遷刑部知洪州積石為堤捍江浚豫章溝揭北閘以節水升降民無水患

劉舍人放治曹州曹素多盜朝廷立重法而盜不息放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至則尚寬平務在不擾歲中盜賊衰息

李龍圖肅之知慶州既至嚴師律益攻守之具常若寇至數月徙瀛州熙寧初河北大雨地震數州城壁官舍民廬摧陷殆遍肅之躬按行泥潦中結草為囷以儲倉粟之暴露者出其所積以賑流移又為芟舍以處之嚴盜禁一以軍法從事有叛卒夜掠民財立斬以徇人遂安息 帝嘉之遣中使勞問賜茶藥

李龍圖常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方重自持人畏

憚之發運使楊佐欲薦改官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不見此風久矣并薦之改大理寺丞又徙齊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為兵使在麾下他日詢其姦狀對曰此由富家為之囊橐吏迹捕及門禽一人以首則免矣於是令藏盜之家並發屋破柱拔其根株自是姦無所匿

孫觀使覺徙知湖州松江隄為民患覺易以石高一尋有奇長百餘里隄下悉為良田除知蘇州監倉官鄭伋倚宰臣為姦覺至以伋屬吏按治不少貸徙知福州閭俗厚於婚喪覺裁為中法使富家不得過百緡令出一日嫁娶者數百家葬埋費減十五徙徐州徐多盜嘗有五盜殺人而乙僅勝衣訊之云遇甲十甲以四尺挺授我半夜持我東使候諸門他不與也覺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惻然請誅其首如乙者少之遂為例

趙懿簡公瞻移河中府萬泉縣令以圭田修黌舍鄰邑之士裹糧而至知彭州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比召杜

呂龍圖公孺就知河陽洛口役兵千餘人憚役不稟令排關不得入西趨河橋其徒有來告者諸將請出兵擊之公孺曰此曹亡命窮之則生變乃令曰敢殺一人者斬於是乘馬東出令牙兵數人前諭曰爾輩

役固當還然有不稟令之罪若復度橋則罪加重
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衆皆請罪索其為首
助謀者黥配之餘置不問復送役所語洛口官曰如
尚敢偃蹇者即斬之衆恬然不敢動乃目劾不俟命
詔釋之
陳正議述古入為三司戶部判官故事吏案經使副封
決判官無所可否述古至事無巨細擇可書者書之
不詭隨也出為京東轉運使時執政帥青鄆事有
治部使者莫敢問述古曰豈以大臣廢朝廷法繩
如列郡一道肅然
曾資政孝寬以選知開封府咸平縣歲饑冬苦
民詣府訴府以妄訴杖之孝寬為躬視田辨其不誣
待蠲歲租
王通議端知襄邑縣有鬻犢於市者或執以為盜詰之
不服端命取兩家犢識其母輒從之盜遂服其案卒
遠戍亡歸為捕者所得端詰之自言母老不勝子母
情端曰此自首也法當原卒免死其祐赦敕服綠十
五年者改緋端曰公卿子率襁褓得官未嘗從事而
錫服與年勞者等何以示勸請從涖事日始遂著為
令
滕章敏公元發徙為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
為備郡學生多不給民爭訟田二十年不決者甫曰

學無糧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
訟淮南京東饑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民且至無以
處之則疾疫起并甑汝矣吾得城外廢營欲為蓆屋
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人而成流民至
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上遣三部郎中王古
按視古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
苗待制時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歲久湮塞時中建請
疏導溉民田為利甚博邑人謂苗公河為潞州司法
參軍鞫囚獄具郡守欲論以死時中執不可守怒詰
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誓不可奪守悟卒從其議
遷桂州臨桂令為司農寺丞體量梓州路常平役
等事書成上之薦能吏十人後皆進用時中未嘗以
語人人亦莫知時中薦也
冀州有開知韋城縣曹濮有劇賊入境聞有開為政
戒曰魯公去乃可來因遁去知確山縣獨破一大
目感邑事者縣遂無事興廢溉民田數千頃飛
蝗不入境富弼守葵薦有開有循吏風守金州有
蠱毒獄坐死幾十人有開曰欲毒人衷謀之可矣安
得若是衆者訊之果誣時方早獄決而雨
張文定公方平知蘇州崑山縣初吳越歸國郡邑地曠
民占舊無紀歲久多侵越訟數十年不能決方平召
問所輸租稅幾何百一二方平悉收其餘以賦

貧民自是無訟

李密學承之調安州司理明州　法參軍郡守任情縱法人莫敢辨承之獨毅然不從守怒曰郡掾敢如是邪承之曰事在公自斷可也若下有司嘗循三尺法守懼其言

高通議賦衢民好巫鬼乞氏柴氏二十餘家世畜蠱毒與人忿爭輒毒之賦守衢命捕繫治伏辜者數人毒蠱遂絕其守唐也土曠民寡稅入至薄賦至郡取圖籍考之自唐乾元時領縣七户四萬二千六百四十有四歷五代之亂及　本朝承平久纔領縣四户一百五十有五乃相其川原　[illegible]百厌壤可闢而人力不至與棄之無異募兩河流移之民計口與田比賦罷歸增户萬一千三百八十給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頃而山林榛莽之地皆為良田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四

謝安撫麟移虔州會昌令民有酒酣夜與仇鬬既而為所親殺之其家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訊鞫輒服邑人皆稱神明為江陵府石首令縣多水患隄成屢圮麟教民疊石以禦之至今獲其利號謝公隄

韓殿撰宗師知河中府為政務正身率下常鄙俗吏苛察近名遇僚屬有恩人為之竭力邊警有所調發視

緩急為之期會民不勞而事集

杜修撰紘少強於學問中進士第調深州司法參軍移洺州永年縣令歲饑民將徙畀印券使貸於兼并家約歲豐償之於是民咸得食無徙者會明年稔民德之皆先期而償已上出哲宗朝名臣傳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六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七

涖官

馬待制默除知登州沙門島寨主李慶罷官入謁默遽問擅殺幾何人慶對一任殺七百餘人默詰之則一島土地狹徒隸猥衆過數官糧不足以贍則取殺之默大責數慶惶恐去即日自縊死默為奏請更定配海島法凡二十條自是多全活者

范開府純仁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倚以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枋不隸縣有詔劾純仁純仁言養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蘇司空頌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為知制誥封還詞頭翌日辭職罷詞頭復下頌當制奏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　神宗召對面諭之不從退而抗章不已遂落知制誥歸班而定命亦寢

蘇文忠公軾徙知徐州是歲河決澶淵東泛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浸淫至城下民爭出避水軾履屨杖策躬率兵夫築長堤起戲馬臺屬於城下水至堤下時為害雨日復　止河勢益暴城不沒者三板軾廬於城上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全城

吳觀使師禮知楊州天長縣嘗言近民無若為邑政貴德化刑以輔之條目易循期會有信使民不憚吏吏不玩法古人之治其無幾矣用是為治邑人便之

張殿撰舜民少慷慨善論事在諫垣七日所上六十餘章言皆剴切

何郡王執中知秀州海鹽縣建鄉校擇子弟入學親為講說又作堤以埤海置閘以瀦水邑人賴之

任提宮伯雨知開封府雍丘縣縣枕汴流漕運上下盜竊擾人無虛夕未有獲者伯雨知其故迺下令綱運不得宿境內不從者斷其纜趨京師者督護以出境

自是外户不閉
蔣待制靜調湖州長興尉獲盜數十人悉貸遣之謂曰
吾不利汝以希賞汝亦無得為盜盜感泣後皆為良
民移饒州安仁令江南俗信巫病不餌藥靜力禁之
遂革其俗
何待制述知太平州當塗縣瀕江歲有水患述築隄姑
溪之上民用按堵邑有廣濟圩為田千餘頃夏潦隄
將決述度地形別為長隄橫亘于中外隄潰賴之得
其半自是地圩多法焉知宣州寧國縣鄰邑富民有
田訟更二十獄不決漕司委直之述折衷于頃刻間
任龍圖諒除京畿路提點刑獄移京東西路梁山濼衆
流所匯漁其中者舊無名籍肆為姦偷不可搜剔諒
伍其家刻其舟非有籍不得輒入屬縣地犬牙其間
者鑄石為表盜發不得抵讁違地界故徼捕亡力盜
不得起邵邑屢以獄空告
种忠憲公師道以熙州推官權同谷縣縣有猾吏訟田
彌二年不決師道閱其牘窮日力不可竟然所訟止
於毋及兄而已引吏前詰之曰毋兄法當訟也耶汝
再期擾鄉里足矣吏服罪闔境驩舞畫其象祠之
劉通奉幹調豐城尉歲饑多盜亭邑率以捕殺希賞豁
曰此饑民救死耳率豪右出穀賑卹之存活者甚衆
盜亦戢

唐觀文恪調郴縣尉縣有民被殺其鄰以疑見執不勝於桎梏自誣服而尸不獲恪爭之令曰尸終不獲將為君累柰何恪曰某為尉而縣人被殺敢便文自營復使無辜償死乎乃躬出訪求至露宿野次夜若有告者旦以物色求之果得尸已乃獲真盜一邑敬服移零陵令獄無重繫者幾二年改宣德郎知太原府榆次縣有村豪怙力暴服一方椎埋為姦至累歲不輸賦吏不敢詰恪以善道告曉之其人感悟拜且泣曰始愚不知坐迷至此願自新死不敢易即日盡輸積逋痛折節為善悉遣子弟就學其後輸賦役居一縣先又推所有以濟貧餓遂為鄉里長者已一出宗朝名

[illegible]安簡公舉正在經筵二年每進讀及前代治亂之際必在三熟復以盡諷諭之意

陳恕為三司使　上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　上屢趣之恕終不進　上命執政詰之恕曰　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　上聞而善之

趙清獻公抃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曰鐵面御史

王懿敏公素大[illegible]相旦之子自筮仕所至稱為能吏既升憲臺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　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力[illegible]列是非俟得旨乃退　帝曰

眞御史也議者目之爲獨擊鶻

承議郎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　神宗素知先生名

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

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

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

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

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　人主

寇準以員外郎奏事直言觸犯　太宗怒而起準遽

以手引赭袍請　上復御坐親決其事　上嘉

納之　太宗曰朕得寇準如唐太宗得魏鄭公

承議郎程顥被薦爲御史　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

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長

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　神宗嘆賞以爲得

史體

歐陽文忠公脩歷典大郡以靜鎮爲本明不及察寬不

至縱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揚　州皆立生祠

中書舍人曾鞏歷知齊襄洪福明亳州爲州務去民之

苦急姦強盜賊而寬貧弱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

不寧

天章閣待制許元爲發運使先是江淮漕京師者常

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illegible]充至公爲之歲必六

百萬石而常餘百萬以伯非常方去職有勸公進爲

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以此希寵

中大夫魯有開知確山縣獨[illegible]大生能撼邑事者[illegible]遂無事乃興廢陂溉民田[illegible]下頃飛蝗不入境富弼守蔡[illegible]開有古循吏風

劉主客立之守官下為執牽不為利奪為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偕通判朱正辭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illegible]其始皆怒後卒嘆服共薦之

祠部郎中強至當朝廷繕脩政事士大夫爭出頭角一利害得失其敝多文具亡實公獨怡然自處謹[illegible]墨脩職事曰是足以副朝廷核實之意矣

端明殿學士蘇軾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施武衛卒驕墮不教軍校[illegible]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贓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不見此禮至今矣

趙清獻公抃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

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曰上出皇朝名臣四舜事實